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九十下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放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史全文卷九下

宋仁宗六

丙申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受朝上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二月甲辰御延和殿上康復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閏三月癸未朔樞密副使王堯臣為參知政事參知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以戡與文彥博姻家故也　夏四月初龍圖閣直學士李東之

請更定選舉補蔭之法知諫院范鎮承旨孫抃等言遂敕中書樞密院裁定自是每歲減入流者無慮三百員
五月左千牛衛大將軍宗實幼養于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子上始得疾中外憂恐宰相文彥博劉沆富弼勸早立嗣上許之上疾有瘳其事中輟知諫院范鎮上疏曰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惟宗廟社稷計以憂勞而成此疾得非皇嗣未立乎祖宗後裔蕃衍盛大拔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以繫天下之心異日誕育

皇嗣復遣還邸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陛下覩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六月殿中侍御史趙抃上疏曰上有怪見之文下有妖言之俗天其或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繫欲陛下深思遠圖而然也願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盤石維城根本深固

惟陛下以至公而財擇焉　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曰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未安也伏望遴選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　時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亦奏江河决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賑救之己卯詔羣臣實封言時政缺失　秋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

立此久缺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論者以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

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　知制誥吳奎言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未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感發聖意在禮太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曽孫以近親言之則太宗之曽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繫四海之心俟有皇子則退所為後者頗優其禮數願陛下勿聽邪說以悮大事殿中侍御史呂景初亦言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

國朝二宗相繼尹京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宫中以消姦萌或尹京典郡為夾輔之勢　己丑出内藏庫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賑貸河北水災州軍是月有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光丈餘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司馬光又上疏曰切以為國家者政有大小事有緩急當今事大而急者在於根本未建衆心危疑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儲副之位内以輔衛聖躬外以填安百姓萬一有出於意外之事可不

過為之防哉　癸丑復知制誥馮拯為刑部郎中知江寧府江南東路轉運使唐介為户部員外郎時殿中侍御史吳中復乞召拯介還朝宰臣文彦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召用之故有是命　是日知諫院范鎮言近日以來彗出東方天意若告陛下將有急兵至不可晏然復如前日也陛下以臣言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為不然乞加臣萬

死之罪乙卯鎮又言臣前六奏宗廟社稷大計四奏進入兩奏奉聖旨送中書臣兩至中書而中書遞相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為之也今星變主急兵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保其為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庚申知諫院范鎮為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　癸亥樞密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

章事判陳州　三司使工部尚書韓琦為樞密使　知益州張方平為三司使自西鄙用兵西蜀多所調發方平還自益州奏免横賦四十萬貫疋及減興嘉邛州鑄錢十餘萬蜀人便之始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方平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晝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啟施行退謂方平曰自慶歴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

益必以公奏議為本其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翰林學士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缺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宿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宿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上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誚宿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宿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爾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毫髮欺君以喪

平生節為之開陳聽主上自擇爾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范鎮言伏見國家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此者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党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自初議樂時臣屢論新樂非是其間書一通最

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書如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别加制作丁丑詔太常恭謝用舊樂　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曰自古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斷而行之使遠近煥然無復憂疑自然神靈悦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范鎮亦乞因恭謝大禮決定大議　辛卯恭謝天地于大慶殿大赦改元癸卯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趙抃知睦州

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又專務抉人陰私莫辯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而抃等又嘗乞避范鎮請各補外沆遽引格出之師道及抃葢嘗攻沆之短中丞張昪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　冬十月丁卯出内藏庫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　先

是提舉糴便糧草薛向請罷竝邊入中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説因輦絹四十萬疋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竝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　十一月判大名府賈昌朝為樞密使翰林學士歐陽脩言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

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臣願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　范鎮入對重拱殿言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切慮留中大臣不盡得見今録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詳鎮待罪幾百日湏髮為白至泣以請上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由是卒辭言職朝廷不能奪也己丑范鎮復為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十二月壬子平章事劉沆罷知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

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又請與其屬俱出吴
中復指沆治温成喪天下謂之劉䜌俗謂鬻棺者為䜌
則沆素行可知昪等益論辯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
勝乃自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故有是命昪彈劾
無所避上謂昪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昪曰臣朴學愚忠
仰託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禄養交者多而赤
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上為之感動　權知開封
府曽公亮為給事中參知政事知江寧府包拯為右司

郎中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貴戚宦官為之歛手舊制凡訟訴府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至庭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　乙卯天章閣侍講胡瑗管勾太學瑗既為學官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容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於是瑗擢經筵治太學猶如故
丁酉嘉祐三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學士歐陽脩權知貢舉先是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鈎章棘句寖失渾淳脩深

疾之遂痛加裁抑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嚚薄之士候脩

晨朝群聚詆斥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呂中曰唐之文體至韓愈而古本朝之文至歐陽子而古謂歐陽子今之韓愈非溢美矣然唐文三變非唐之文變也乃韓柳自變於下也故當時惟韓柳之徒與之俱變而天下之文體不為之變以其變之之權不出於上也我朝承五季之亂蓋風俗文章屢變之下流而人心學術一新之都會也自我太祖太宗留意文治而真宗復戒詞臣之浮靡仁宗復進好古篤行之士以矯文弊是其斡旋天下之大勢轉移風俗之要樞蓋自上始則文體之變雖在於嘉祐之時實萌於天聖之初矣

二月太子太師致仕杜衍卒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

少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嗣以安人心　三月丁亥賜進士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己丑賜諸科三百八十九人及第　庚子陳州言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謚武襄青為人謹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寒饑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

已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為人自以為莫及也　夏四月丙寅雄州言北界幽州地大震　司天監言據崇天歷己亥年日當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為閏以避之詔不許

五月庚辰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軍府軍事郭恩與夏人戰于繼道塢死之　己亥詔審官三班院文武官舊皆自投文字乞磨勘轉官有妨廉節自今更不許自陳其任西川廣南官歲滿前五月餘路前兩月令本院預

舉行之　秋七月辛卯令翰林承旨孫抃中丞張昇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以歲滿所上功狀分殿最為上中下三等用唐考功四書之法以稽行實　癸亥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王彰材識兼茂明於體用夏噩彰所對不入等噩入第四等　八月丁卯置天下廣惠倉初樞密使韓琦請罷鬻諸路户絶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詔逐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　戊辰知諫院陳旭

言比日內降營求恩賞者甚多請令中書樞密院推勘以正干請之罪從之仍牓御史臺閤門　冬十二月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賛鄉大夫廢興上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戊申詔自今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進士增試時務策三條諸科增試大義十條又別置明經科舊置說書舉今罷之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失然後上

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紕繆坐元考官

戊戌嘉祐三年春二月乙巳太常博士吳及改右正言及復上疏曰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根本未立四方無所繫心請擇宗室子以備儲副陛下他日有嫡嗣則厚加恩禮俾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為順　三月辛未朔翰林學士歐陽脩兼侍讀學士脩言侍讀最為清近祖宗時不過一兩人今與經筵者十

四人而侍讀十人外議皆云經筵無坐處矣欲乞罷臣
此命不使朝廷遴選之清職遂同列授之冗員詔不許
脩固辭不拜脩又言切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
以承宴間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所
精擇其後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
稍客除拜今猶及四十餘員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
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竝各立員數茍無其人虛
位以待　己卯起居舍人范鎮知制誥鎮自罷言職每

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言冀上心感動及知制誥正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夏四月乙丑罷修睦親宅祖宗神御殿　五月壬申管勾國子監吳中復請自今遇科場補試監生以四百五十人為額從之尋又增一百五十人　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參論議不相中訟參遣小吏黃守忠齎河圖屬宰相文彦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乃詔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

以風聞免劾乙酉詔曰朕常患民之好事而風俗漸靡於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義而導之於善則何以哉申錫與參相決河議論之異遂成私忿以至興獄置對逾旬參驗所陳一無實者士人之行乃至是乎使吾細民何所視效其降申錫知徐州尋改知濠州　六月丙午平章事文彥博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郭申錫張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上許之樞密使工部尚書韓琦

依前官平章事樞密使賈昌朝罷爲景靈宮使兵部尚
書宋庠爲樞密使同平章事樞密副使田況爲樞密使
右諫議中丞張昪爲樞密副使　權知開封府包拯爲
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
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
上曰卿欲誰立拯曰臣所以乞預建太子者爲宗廟萬
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
子非邀後福者上喜曰徐當議之拯又言近年內臣祿

秩權任優崇稍過凡事更加裁抑又言朝廷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易乞今後處置事宜申明制度更加謹重又陳敘養宗室之法請條責諸路監司及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者聽兩制得至執政私第事多施行　壬子上謂三司使張方平曰監御廚内臣竇昭齊等宴日擅殺羊羔且羊羔乃物之未成者而枉其生理嘗戒使勿殺今復殺之不可不懲也特衝替　丁卯交阯貢異獸二稱貢麟知慶州杜植奏請回降

詔書但云得所進異獸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懷遠之意乃詔止稱異獸云　秋七月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三司使張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皇祐五年坐他罪責去祥始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三十萬後不能辦至和元年止百六十九萬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久之竝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祥既受命

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已前每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鬻鹽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錢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輙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之自是稍復祥舊云　權知開封府歐陽脩言臣伏見諫官陳旭乞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

准内降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絶臣欲乞根究因縁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　八月丁未詔三司京西比歲旱屢蠲民租其以緡錢十萬下本路助糴軍儲　九月恭謝天地之歲始用薛向議罷竝邊入中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唯入中芻豆則仍計直給茶行之未久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知諫院陳旭即三司經度絳

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宜從官給舊輸稅絹無得折錢其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以銀紬絹三物償之皆從其說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傾而通商之議起矣初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售錢并本息計之才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景祐中葉清臣嘗上疏乞弛禁三司以為不可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

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户貿易而官收稅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宰相富弼韓琦曽公亮等決意向之力言於上癸酉命絳旭及知雜御史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　冬十月乙巳出内藏庫紬絹十萬下河東轉運司助糴軍儲　甲子提點江東路刑獄王安石為度支判官安石獻書萬言極陳當世之務其略曰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

度故也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

大事記曰安石上書於嘉祐亦謂方今法度不合先王之政朝廷欲有所施為變革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遂止而不改為蓋指慶歷而言而安石變法之藴亦畧見於此書特安石更變之說與仲淹

同而更變之意則與仲淹異耳嗚呼使慶歷之法盡行則熙豐之法不變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言可塞令仲淹之志不盡行於慶歷安石之學不用於嘉祐而乃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又於此而三致意焉

十一月癸丑命翰林學士韓絳諫官陳旭御史呂景初同三司詳定省減冗費於是置省減司於三司自是多所裁損云　己丑詔置在京都水監凡内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　十二月壬子御崇政殿召近臣觀河南府所進芝草上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麥其瑞大勝芝草

也即賜喜雪宴于中書　上春秋髙未有繼嗣韓宗彦

上書請修胎養令

己亥嘉祐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遣官祭社右

正言吳及言日食者陰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

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

在陛下淵嘿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倖之家

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無節也羌戎順服

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為虜所輕也因

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罷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輙興堡塞屈野之衂為國深恥沔卒坐廢　甲辰翰林學士胡宿權知貢舉　二月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其十月三司言宜約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户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司封員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己巳詔弛茶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户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

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乙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　癸卯詔如聞陜西民間多濫鑄大錢以至市易不通其以見行當三大鐵錢並當小鐵錢之二本路官員已支三月俸者即計其數貼支　三月御史中丞包拯奏張方平身主大計而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故命

出守尋改知應天府以吏部侍郎宋祁為三司使　丁未御崇政殿賜進士劉輝等二百三十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　己未新三司使宋祁知鄭州權中丞包拯權三司使先是右司諫吳及言祁在定州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三司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學士歐陽脩言拯在臺日常指陳張方平過失臺中相繼論列

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非整冠納履當避嫌疑者也疏奏拯即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　有上封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有事則集于戰陣無事則散歸田里以時講習無所敗事今河北義勇是也而議者但以為城守之備誠於河北邢𨗈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義勇萬一犬戎猖狂入寇即兩路義勇之師赴援掩擊如是河北則二十餘所常

伏銳兵羣胡何恃而不懼哉朝廷下其章河北路帥臣等議時大名府李昭亮等議曰分義勇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内亦揺動衆心恐非寓兵之術也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而不可哉 夏四月初著作佐郎何鬲以皇嗣未立上疏請訪唐周苗裔備二王後下禮院議曰唐室世數已遠惟周則我受禪之所自義不可廢詔取柴氏

諸房中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祀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　丙子吏部郎中何郯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封駁職廢郯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之職乞準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敕竝由銀臺司從之　癸未司徒致仕陳執中卒禮官韓維議其謚曰皇祐之末後宮之喪執中不能考正儀典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與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閨門之內禮分不明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

勤成名曰靈請謚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請易名為恭判尚書考功楊南仲覆議請謚曰恭襄詔謚曰恭維累疏論列以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政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上篆其墓碑曰褒忠　五月戊成詔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務而過設禁防疑以私慝非朕意也舊制臣寮不許詣執政私第執政嘗所薦舉不得為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議也　六月戊辰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言國家乘百年之運崇七世之靈

雖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虛東向之位伏請講求定儀為一代不刊之典禮部尚書王舉正等議曰大祫之祭所以合昭穆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實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謂宜如舊為便詔恭依　己巳宰臣富弼等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詔不許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知制誥劉敞言尊號非古

也陛下不受徽號已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德上曰朕意亦謂當如此故富弼等奏五上卒不許

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彦若國子博士傅卞於潛縣令孫洙竝為館閣編校書籍官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三館秘閣凡八員　丁丑詔諸路轉運使凡隣路隣州灾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　戊寅是夕月食幾盡己卯放宫人二百四十一人修陰教以答天變也秋七月又放宫人二百三十六人　裝御營卒桑達數十

人酗酒鬬呼指斥乘輿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鞫案成逹禀市糾察刑獄劉敞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獄皆不慮問敞曰此豈可行邪遂奏請自今一准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敞爭之曰先帝以京師刑獄最煩故建糾察一司此則先帝不敢兼於庶獄庶謹惟有司之任又朝廷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顧于刑獄極謹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喻

也上乃以敞章下開封府著爲令　八月乙未御崇政殿冊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竝入第四等輔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忿因以書誚讓富弼曰公爲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天下何賴焉弼不能答　九月癸巳朔御製袷享舞名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上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　冬十

月癸酉祫于太廟大赦　以益州為成都府并州為太原府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并州為節鎮詔兩制議之翰林學士胡宿以為商為宋星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上是宿議及琦秉政因祫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為言不報　十一月己亥以河南處士邵雍為將作監主簿後再命為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

庚子嘉祐五年春正月有大星墜西南光燭地有聲如雷同知諫院范師道言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墜大賊起今備禦盜賊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而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夷狄可保也如州郡何州郡可保也如盜賊何必有包藏險心乘間而動者宜擇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防其未然

三月甲午詔三司河東路糴粮草舊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　歲星晝見　己巳詔書既

弛茶禁論者猶謂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知制誥劉敞翰林學士歐陽脩頗論其事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不聽　夏四月己卯度支判官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以入館才數月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固辭之　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爲樞密副使抃久居侍從泊如也人稱其長者及程戡罷宰臣進擬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上曰朕欲用舊人即以命抃　丙戌命權三司使包

拯右諫議大夫吕居簡户部副使吳中復同詳定均稅
五月甲午觀文殿大學士龐籍致仕籍自定州召還
既入見詣中書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意方
厚奈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
後去斯不得已爾豈得為止足哉遂歸卧于家前後凡
七上表乃許之仍詔籍出入如二府儀　丁酉詔三司
置寛卹民力司　六月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訪寛卹民
力事　秋七月甲午户部員外郎知諫院唐介知荆南

從介請也勑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郯封還之言介爲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外詔介復知諫院如故　戊戌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上所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刋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　自天聖初下赦書即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自是每下赦令輒以招集流亡募人耕墾爲言又詔州縣長吏令佐能勸民墾闢荒田增税及二十萬已上議賞久之天下生齒益蕃田野加闢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唐州閑田尤

多或請廢為縣知州事趙尚寛曰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何必廢郡也乃按圖記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三大陂一大渠教民自為支渠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比三年廢田盡為膏腴增户萬餘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丙午詔留再任　庚戌詔曰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朕旨論事之官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使吾俗靡然陷溺於薄而望教成治立其可得哉中書門下其

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辯矯激巧僞者加放詘焉時御史中丞趙槩言比年以來搢紳之論多險刻競浮薄宜戒敕之故有是詔　壬子命吳奎吳中復王安石王陶同相度牧馬利害以聞　八月甲子眉州進士蘇洵為試校書郎洵嘉祐初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權書衡論機策宰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再以疾辭故有是命　壬申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缺書每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相

度牧馬利害所吳奎等上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效也然得人而不久其任久其任而不使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以賞罰亦不可以有功歐陽脩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今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

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　乙酉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江南東北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轉運判官　丙申樞密直學士呂公弼同詳定均稅　十一月丁亥均州防禦使李珣為相州觀察使單州團練使劉永平為齊州防禦使知制誥楊畋封還珣永平詞頭因言珣等無尺寸裨補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謂陛下忽祖宗謹重名器之訓開親戚僥倖之門曲緣私恩輕用王爵尋詔他舍人草

制范鎮言朝廷如以楊畋之言為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倘以為非即乞却令元當制官命詞内批不許既而鎮復有論列遂罷之 辛卯詔勾當御藥院内臣如當轉出外而特留者更不許累寄所遷資序初中丞趙槩言有遷官至遥領團練使者謂之閤轉乞限年明與改官故條約之 辛丑樞密使宋庠判鄭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等右司諫趙抃論庠不才詔從優禮罷之參知政事曾公亮依前官充樞密使樞密副使張昪禮部侍郎孫

抃並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歐陽修樞密直學士陳旭御史中丞趙槩並為樞密副使　辛亥度支員外郎司馬光度支判官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最後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隨而拜之安石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遣人追還之朝廷卒不能奪　十二月戊寅右諫議大夫呂公弼知成都府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斷會營卒犯法當杖不肯受曰寧請劍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諭之不

從乃曰杖國法不可不受斂汝所請亦不汝違也命杖而復斬之軍中肅然

辛丑嘉祐六年春三月乙酉召輔臣觀御書兗州至聖文宣王廟牓　癸巳賜進士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二人及第并同出身

己亥宰臣富弼以母喪去位庚子以富弼母喪罷大燕時同知禮院晏成裕言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燕以表優卹大臣之意上亟從其言　夏四月庚辰樞

密副使陳旭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拯為樞密副使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趙抃知虔州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論列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内臣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汚臣乞付吏辨劾上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内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

呂中曰宦官宫妾便於小人而不便於君子者也後世人主除拜大臣不詢於外朝而詢於内朝則過矣故石顯者貢禹𤣥成之所倚也梁兾者胡廣趙戒之所託也高力士者楊國忠之所恃也此自古小人未嘗不與宦官宫妾外戚為一者我朝所以無内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内不得而知内庭之請謁在外可得而抑之也

初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于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五月丙戌賜出身五人辭不就試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是日未

初從西食四分而陰雲雷電頃之雨渾儀所言不為災
權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實亦陰晦
宰臣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祗畏奉天之意恐有司或援
近例乞賀班者臣故得以先事而言也同判尚書禮部
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
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
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
分者乃歷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為賀也於

是詔百官毋得稱賀　甲戌以富弼為起復禮部尚書平章事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為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或言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為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為絮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多不決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二人稍有間

云　戊寅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於是徑遷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與同列言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陛下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強者恣行所欲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兩聽其所為而無所問安有朝

廷如此久而無亂者乎安石由是與執政忤　樞密副使歐陽修言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皆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

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欲望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　秋七月甲午出内藏庫絹二十萬足下河北助糴軍儲　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

安危别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畊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臣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

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伏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録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

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

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寛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　八月庚申詔三館秘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　司馬光言臣切以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盛者莫

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甞以赦為美也伏望下中書今歲每歲踈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或外人不可預期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疏決永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　丁卯司馬光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重微五曰務實

保業畧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

多而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揺也於是乎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麋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惜時畧曰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遠謀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户者修敕其政治也謹微畧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啟僥倖之除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

微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務實畧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為也

丁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王介蘇軾蘇轍軾所對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時轍對語切直胡宿力請黜之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誥王

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為詞韓琦
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
尚以谷永疑之乎已而諫官楊畋見上曰蘇轍臣所薦
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也乞宣付史館上
悅從之　戊寅詔自今知州軍監知縣縣令有清白不
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路監司保薦再任政績尤異當
加獎擢　閏八月庚子樞密使曾公亮為吏部侍郎平
章事參知政事張昇為樞密使辛丑樞密副使歐陽脩

參知政事翰林學士胡宿為樞密副使羣臣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丁未司馬光奏臣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伏望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上時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

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光詣中書宰相韓琦問光今日
復何所言光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
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　九
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
一百萬助糴軍儲　壬戌知諫院楊畋司馬光等言故
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
恐漏泄機事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
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司馬光復奏臣向者進說陛

下欣然無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
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
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
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上大感悟
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夜
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
唯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惟陛下思祖宗
造宋之艱難監成安隳漢之基祚窒奸臣附會之漸絶

後世窺覦之患早為定斷慰安人心　冬十月知諫院楊畋言文臣七遷而内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宜如文武官例增其歲考畋為言事官顧以士人比閹寺議者譏其失職　壬辰起復前左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為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啟上遽曰朕有此意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言當出自聖擇上曰宫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

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名某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又啟之上曰決無疑也琦曰事當有所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皇子猶居父喪乃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從内批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富弼劉沆與王堯臣勸上早立嗣上既許之及疾愈寢其奏

既而言者相繼范鎮司馬光所言尤激切包拯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許言者亦稍怠琦一日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三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於是因光等言卒成上意

壬寅嘉祐七年春正月乙亥詔太常禮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皇后廟爲祠殿歲時令宫臣以常饌致祭初諫官楊畋上言二后竝侑欲以致孝也而

適所以凟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凟乎享親請如禮官所議故降是詔　初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由是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為盜賊䖍州官糶鹽歲才及百萬斤朝廷以為患先是屯田員外郎蔡挺知南安軍常條奏利害至是擢挺權提點江西刑獄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納私藏兵械以給巡捕吏卒令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論算交綱淮南既團新綱又捐糶價歲課

視舊額增至三百餘萬斤盜販者稍稍畏縮朝廷以挺為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團綱運致如虔州焉　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言陝西之兵廂禁軍凡二十五萬其間老弱病患伎巧占　數乃過半請下諸路揀其不任征役者汰之敢占伎巧者論如法從之　樞密副使趙槩為參知政事權知開封府吳奎為樞密副使　夏四月壬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為天章閣待制先是光與呂公著並召試中

書光已試而公著終辭及除知制誥光乃自言拙於文辭本當辭召初疑朝廷不許故黽勉從命繼聞公著終辭得請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辭而妄意朝廷之不許也章九上卒改他官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司馬光仍知諫院光上疏曰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係於習上行下效謂之風薫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

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意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剪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覽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

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紀綱立矣自是申明軍伍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弗庭莫不率服汛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政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

此乃陛下當戰戰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
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遜不決委
之臣下誠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
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
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禄廢置殺生
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威福之柄失於人而習以為常
則不可復收也此明主之所謹也自景祐以來國家怠
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順行姑息之政於

是胥吏諠譁而斥逐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其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凡此數者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茍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怒怨聚於

其身而禍亂生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陛下髙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所以為陛下痛惜也又上疏論財利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减損浮冗而省用之　己未知荆南府李參為羣牧使執政初議欲用參為三司使孫抃獨不可曰此人若主計外臺承風刻削則天下益困弊矣乃不果用　六月癸未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為汝州團練使知代州敵人取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懼

生事不敢遏永年曰敵伐木境中而不治他日將不可復制遣人縱火木盡焚之上其事帝稱善敵移文代州捕縱火盜永年報曰盜固有罪然木在我境何預汝事敵不敢復言　秋七月太常禮院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又當時嘗停孟冬之薦今明堂去孟冬祀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竝侑今用典禮獨配前者地祇神州竝享今以配天

而亦罷是皆變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詔恭依而五方帝亦行親獻　丁夘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不許八月韓琦與歐陽脩等私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其為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為皇子止用一詔書事定矣遂入對乞聽宗實辭所除官上曰勿更為他名便可立為皇子明堂前速與了當琦因請諭樞密院張昇至曰陛下不

疑否上曰朕欲民心先有所係屬昇即再拜稱賀琦等乞帝書手札付外施行丁丑琦召翰林學士王珪令草詔珪請對言此大事也後不可悔上指心曰此決自朕懷卿何疑焉乃再拜退而草詔以進己卯詔曰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於宮中而聰知仁賢見于夙成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宗廟也其以為皇子　乙酉詔太常寺登歌用柷敔先是翰林學士王

珪言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增置之　辛丑皇子以肩輿入內初讓宗正與記室周孟陽謀之及立為皇子猶固稱疾孟陽入見曰太尉稱疾堅卧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假如得請歸藩遂得燕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入內良賤不滿三十口行李肅然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之相賀九月乙巳朔以皇子為齊州防禦

使進封鉅鹿郡公

龜鑑曰前星未燿少海尚虛選四歲宗子養之禁中是以得儲貳之義時皇祐之四年上之春秋二十有八也先是太常博士張述入疏凡二語雖激厲玉音嘉納繼是吳及言之趙抃言之歐陽脩言之文彥博富弼劉沆又言之諫官御史相率以盡言而司馬雖以并州通守亦越職而言事其間如范蜀公自知諫院以至罷言職前後上章凡十九次吾觀君實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公死爭之既而蜀公入對温公召還前後奏疏未嘗不以國本為慮蜀公待罪百日鬚髮為白其為心至忠切也上亦泣曰朕知卿言是當更俟三年久之蜀公又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温公反覆執奏且謂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今寂無所聞此必小人以子孫千億之言間陛下也門生國老之戒言人之

所難言何切哉至和六年各起復知宗正寺之命始下矣英宗之為皇子也封防禦使則辭封鉅鹿郡公則辭封皇子則又辭凝靜謙退蓋得於內學涵養之餘末年韓魏公贊決大計斷以不疑之語安可中輟之言自是元良之位正焉親受大統雖我魏公定策之勲而聖心蓋亦先定也休哉此事安可與婦人知之戒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諭聖謨洋洋真可為後代之龜鑑也

辛亥大饗明堂大赦　冬十月度支員外郎蔡抗為廣東轉運使先是岑水銅冶大發官市諸民止給空文姦民無所取資羣聚私鑄與江西鹽盜合郡縣患之抗曰採銅入官而不畀其直又從而誅之豈但民犯法也

因命銅入即償直民盡樂輸私鑄遂絶番禺歲運鹽給
英韶二州道回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舟為一運使攝
官主之歲終會其課以為殿最是歲鹽課增十三萬緡
乙未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
令内藏庫與三司共支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十二月丙申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近侍三司副使臺
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觀祖宗御書又幸寳
文閣為飛白書分賜從臣下逮館閣作觀書詩韓琦等

屬和遂宴羣玉殿庚子再會于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羣玉殿上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又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酒一巵從臣霑醉至莫而罷　是歲冬無氷

癸卯嘉祐八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范鎮知貢舉

二月癸未上不豫　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閣見上所御幄帟裀褥皆質素暗敝久而不易上顧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止如此此爾此亦生民之膏

血也可輕費之哉　三月甲子御延和殿賜進士許將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同出身諸科一百四十七人及第同出身　乙丑以聖體康復宰臣拜表稱賀辛未晦上暴崩于福寧殿夏四月壬申朔輔臣入至寢殿啟皇后召皇子入使嗣立皇子驚曰某不敢為某不敢為因反走輔臣共執之召翰林學士王珪草遺制韓琦宣遺制英宗即皇帝位見百官於東楹帝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輔臣皆言不可乃止癸酉大赦除

常赦所不原者

呂中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安樂惟仁治而已唐介以是進言於英宗則願其善繼仁宗豐功盛德不可名言而所可見者五事所以為仁范祖禹進言於哲宗則願以為法又曰我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埶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基之太宗真宗培之至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德滲漉天下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故熙寧以後民不敢怨靖康之時民不忍叛者皆我仁祖之功此藴忠公所以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乙亥羣臣表請聽政不從改名部署曰總管先是輔臣

奏事上裁決當理中外皆稱明主是日晚忽得疾語言失序韓琦與同列入白太后下詔候聽政日請太后權同處分從之壬午輔臣入對於柔儀殿西閤皇太后御内東門小殿垂簾聽政　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羣生無福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繼統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人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今

殿下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郭崇勳者殿下當疎之遠之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　乙酉作受命寶命歐陽脩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熒惑自七年八月庚辰夕伏積二百四十九日命輔臣祈禳於集英殿己丑晨見東方　戊戌司馬光上疏曰今者聖

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方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審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向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蓋在於是　五月右司諫王陶充皇子位伴讀屯田員外郎周孟陽秘書丞孫思恭充皇子位說書司馬光言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前後左右侍御僕從

之人皆選孝弟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俞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王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則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

道義脅善抑惡輔成懿德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踈誠天下之大幸也　戊辰皇子仲鍼仲糾始就東宮聽讀　六月癸巳司馬光上太后及帝疏曰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萬一姦人欲有開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　帝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太

后對輔臣嘗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為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間有傳帝在禁中嘗失事衆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

龜鑑曰母子之間人所難言自魏公一倡而歐陽脩繼之呂誨王疇繼之司馬光又數數繼之既以保佑

之語勉太后又以順承之語勉天子幸也慈聖以慈稱英宗以孝聞非魏公之功而誰功蓋亦偉矣然魏公雖有其功而不自有其功他日門人親客燕坐從容語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聖斷為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公之襟量蓋可想見久旱喜雨詩曰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若無公之口不言功於此見之矣

秋八月庚辰王珪議上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　司馬光言人君之職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

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　九月辛亥皇子光國公仲鍼為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賜名頊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皇帝於永昭陵十一月丙午祔仁宗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仁之舞以王曾呂夷簡曹瑋配享廟庭　方帝疾甚時云為多錯往往觸忤太后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啟之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付使者焚毀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

公作主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脩繼言曰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邪太后意稍解他日琦等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而獨稱舜為大孝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上大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短矣 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論語讀史記劉敞讀史記至

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岳禪之
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
于上下何謂孝友善事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辭氣明
暢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皆動色太
后聞之亦大喜　庚辰命翰林學士王珪賈黯范鎮修
仁宗實録集賢校理宋敏求直秘閣吕夏卿秘閣校理
韓維兼充檢討官

宋史全文卷九下

宋史全文卷十

宋英宗

甲辰治平元年春正月景靈宫使宋庠屢請老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大臣戊申命庠知亳州　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翰林學士王珪等議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

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而移于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而移于成王也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言配考之文見于易嚴父之義著于經聖法章明咸足稽按臣

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享明堂　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　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于人可謂極矣今祔

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非所以宣章陛下爲後嚴父之大孝詔從抃等議　三月司馬光言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顔色備盡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宫中之事然後可况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宫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　吕誨言陛下孝養

之禮臣不得而知之安親之道誠有未至何則累聖成
業靡思經緝邦國大事都無裁處獻納之言盡決簾帷
之下是陛下自處休佚而置聖后煩勞得謂之孝乎又
言于皇太后曰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于聖慮應
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帷宜五七日一御　夏四月
司馬光言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
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癸未放宮人三
百二十五人　甲申御邇英閣上諭内侍曰方日永講

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上命毋拜後遂以為常　五月上既康復韓琦欲太后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併以稟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于是詣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琦遂白太后求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

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鑾儀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蓋自慶祐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處事應變動中事機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具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歟

辛亥上問執政積弊甚衆何以裁救富弼對曰恐須

以漸釐改又問寛治如何吴奎對曰聖人治人固以寛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　癸亥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　閏五月巳丑召樞密直學士知瀛州唐介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面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韓琦言羣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于進退實係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為先不可不察也上然之　六月巳亥進

封皇子淮陽郡王頊為潁王　增置宗室學官講書四員教授五員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為二十七員以分教之　丁未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　初宗室坐序爵仍自為賓主講官位主席之東隅于是睦親宅都講吳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為序與講官分賓主再移書大宗正不能決因內朝岀申二書上是之宗室正講席自申始　作睦親廣親北宅于芳林園　知太原府陳升之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便奉

養上以邉臣當久任難于屢易不許　上謂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對曰戡在鄜延已三歳習邉事上曰延州都監高遵教卒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邮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為庸人也戡必以后族故爾大臣茍若此朕何所賴焉　戊午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為潁王府翊善淮陽郡王府記室參軍韓維為諸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孫思恭為諸王府侍講潁王性謙虛眷禮宫僚遇維尤厚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様靴進維進曰王安用舞靴王

亟令毀去上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維等極諫曰上
已失太后懽心王盡孝恭以彌縫尤懼不逮不然父子
俱受禍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謂輔臣曰皇子近日殊有
禮皆卿等善擇宫僚所致　秋八月丙辰入内都都知
任守忠蘄州安置初上為皇子令守忠宣召避不肯行
及上即位遂交鬬兩宫間司馬光吕誨交章劾之帝納
其言翌日遂絀守忠　丁巳以上供米三萬石賑宿亳
州水災饑民　九月丁卯詔復置武舉　初有詔以是

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侍講吕公著司馬光言先
帝時無事常開講筵顧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冬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
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陜西諸州軍百姓為義勇初
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唐置府兵最
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
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北河東陜西三路當
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于陜西諸州亦𩀱義勇

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詔從之乃命億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歲以十月番上閱教一月而罷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於是知諫院司馬光奏曰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又奏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

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況陜西未刺之民乎終弗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不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辯琦謂光曰君但見慶歷間陜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爾今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爾琦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

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粮戍邊反掌間耳琦默然竟不為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粮戍邊率以為常矣

呂中曰慶歷之時詔刺陜西義勇方平曰不可韓公曰可治平之時詔刺陜西義勇温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盡忠而籍民為兵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冦何韓公之慮不及張公邪義勇之刺其後運粮戍邊率以為常何韓公之慮不及司馬公邪曰張公司馬公之慮誠是矣而韓公亦未可深貶也石壕之詩公蓋誦之久矣彼誠見漢唐調發之弊故欲收拾强悍者養以為兵則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樂公之慮及此又安得以一時之見盡

非之哉

講義曰刺義勇有講温公曰陜西之民已刺保捷既斂農民之粟帛以贍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運粮戍邊恐重為民害韓公又曰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即唐府兵收拾強悍以養為兵則良民可以保相聚之樂非求異也亦同以國事為念耳

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范純仁為江東轉運判官襄邑有牧地衛士縱馬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恤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純仁仲淹

子也　十二月丙午翰林學士王疇為樞密副使上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歐陽修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為赫赫之名爾一旦晩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上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上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事

內侍省押班王昭明為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供備庫

副使李若愚為涇原路鈐轄令體量蕃情治其訴訟公事及有賞罰則與其帥議而大事即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寔領秦鳳内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諫官吕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于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亦不勝其害況今鈐轄寄重其實已均安撫使之權矣欲乞朝廷罷之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訖不從　集賢校理宋敏求直集賢

院韓維同修起居注初修起居注缺中書進敏求及集
賢校理楊繪上問修起居注選何等人中書對近例以
制科進士高等與館職有才望者繪第二人進士今以
次當補上曰修起居注即知制誥豈以次補乃命易繪
丁巳三司修造案勾當公事張徽權發遣戸部判官
事知東明縣皮公弼權發遣度支判官事近嵗三司官
以次遷而任不久凡天下財利盈虛出入雖能者居之
未及究本末而已用次遷他職故相習以養資假途為

說而不事其職至是中書奏請擇其尤繁要者五員用
資淺人久任令命徽等用新制也
乙巳治平二年春正月辛巳賜許蔡州見錢鈔十萬貫
令和糴以救飢民壬午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
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司馬光言邊臣之
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柬帛有限百姓之
膏血有涯願陛下斷自聖志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訓
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　辛丑權發遣戶

部副使呂公著言今京畿諸縣及京東西淮南州軍類多饑饉民有餓莩凡力役之事皆宜權罷從之　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為皇子皇太后垂簾外人稍稍言襄嘗有異議上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煩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琦等初尚剖解上意不回至是因表請罷琦遂質于上上曰内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若虛實

未明乞更審察曾公亮曰京師後來喜造謗議衆人傳之便以為實歐陽修曰疑似之謗不惟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真偽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襄出守

工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至和初公弼為三司使帝在藩邸嘗得賜馬不善求易之公弼不許至是奏事畢上曰朕往在宮中卿不欲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也公弼頓首謝又曰卿繼蔡襄為使襄訴訟不以時決頗多留事公弼知上不悅襄對曰襄勤

于事未嘗有慢失恐言者妄爾上益以公弼為長者
賜貢院奏合格進士明經諸科彭汝礪等三百六十一
人及第出身　翰林學士賈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
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才
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　三月辛未新除侍
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言中丞賈黯過失辭職黯奏曰
諫官御史本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誨為人
方正謹厚臣得與之共事必能叶濟詔以諭誨誨遂受

命因言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行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則曰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自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矣又聞近日臣僚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為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繆令進一匪人倡言于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動揺果有之是欲窒塞聖聰恐非廟社之福也　夏四月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

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辛丑詔向命監司知州薦所部吏歲限定員本防其濫不問能否一切取足非詔意也自今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數　五月資政殿學士陳旭為樞密副使　丙子權御史中丞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並除檢校太傅臣按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今皇子以師傅名官于義弗安臣愚以為自今皇子及宗室卑者除官並不可帶師傅改授三公詔可　六月辛卯江東轉運判官

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權發遣鹽鐵判官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缺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舉二人而自上擇取一人為之至是缺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

講義曰此即仁宗言臺諫必由中旨詔毋以輔臣所薦充臺諫之意也蓋諫臣乃人主之耳目出于宰相之進擬則為宰相之鷹犬今也皆由內出其名以命之而非出于左右之所舉此治平臺諫之權所以重也此治平臺諫之爭所以激也

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考之今古實為宜稱王珪等議濮王于仁宗為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　己酉中書又奏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于典禮未見明據太后聞之辛亥內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甲寅詔曰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翰林學士范鎮時判太常寺即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因具

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從王珪等議奏皆留中不行司馬光又言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于本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

如何立丈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于何地乎　秋七月樞密使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罷至二十餘上固欲留之不可

癸亥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　戊寅觀文殿大學士賈昌朝卒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從為名臣及執政不為善人所與或以為結宫人宦官數為諫官御史所攻　庚辰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文彦博為樞密使初彦博自河南入覲上謂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備聞始議公于朕蓋有恩者彦博遜避不敢當　樞密使張昪判許州先是韓琦曽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意謂兩人曰

今天子諒隂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遽止及張昪去位上遂欲用修修又力辭不拜　辛巳權三司使呂公弼為樞密副使　權知開封府韓絳權三司使請以川陝四路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以平物價上歎曰衆方姑息卿能獨不狥時耶詔行之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絳執不可上曰朕初不知當為卿改而干者不已絳執益多因為上言即有飛語願得究治上曰朕在藩邸頗

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毋憚譏宫中所用財費悉以合同憑由取之綘請有例者悉付有司于是三司始得會計 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壊官私廬舍漂殺人民畜産不可勝數乙未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害執政大臣其協徳交修以輔不逮初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上書其後曰滛雨為灾專以戒朕不徳故更曰協徳交修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灾異甚衆日有黒子

淮江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沈于深淵浮苴棲于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潁之間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十里至秋幸而豐熟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苗半穗蕩無一遺都城之内道路乖桴官府民居覆没殆盡死于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于先帝梓宫之前

為陛下叩頭祈請額為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于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擢陛下于衆人之中升為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于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

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　呂大防言雨水為患此陰勝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夷狄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　知制誥鄭獬時知荆南上疏曰陛下詔求忠言

將欲用之邪將欲因災異舉故事而藻飾之邪苟欲藻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宜選官專掌羣臣所上章疏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從容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　知制誥宋敏求韓維同修撰仁宗實録　九月辛酉編纂禮書成百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為名　司馬光言竊見陛下將有事于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屬者暴雨為災五稼漂没

陛下正宜深自抑損伏乞拒而勿受呂誨亦言陛下思所以應變之實洪名盛美抑而弗居望宣諭輔弼所上第五表批答宜丁寧訓告以斷封章上嘉納之　已巳策制舉人又策武舉人甲戌以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禄為秘書丞前和川縣令李清臣為著作佐郎百禄所對策言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臣愚請因濮安懿王建國為之立長以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為一國太祖則神靈享于禮義人心悦而天意

解矣清臣安陽人歐陽修奇其文以為似蘇軾及試秘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考官不置清臣第一則繆矣發視果第一時同發策者四人或謂清臣當以五行傳對所問灾變當復得第一清臣曰此漢儒說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清臣

竟在次等　冬十月吕誨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缺失然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臺缺中丞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領他職傅堯俞出使契丹諍臣近同廢置自古言務壅塞未如今日之甚也　十一月壬申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大赦

丙午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知制誥范鎮知陳州初鎮

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于是琦表求去位鎮批答曰周公不之曾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欲罷鎮内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而有是命或曰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間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上于制誥多親閲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譔訓豈可襃貶失實也　癸酉契丹改國號曰大遼　辛巳知徐州張方平

為翰林學士承旨上嘗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上不覺前席曰朕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而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　翰林學士馮京修撰仁宗實録　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是月壬戌即與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于過舉之譏韓琦飾

非傳會曽公亮趙槩苟且依違伏請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戊辰又奏修博識古今精習文史明知師丹之議為正董宏之説為邪利誘其衷神奪其鑒今不正濮王之禮則無以慰衆心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朝政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以劄子自辯于上顧陛下需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庶幾羣疑可釋上意不能不向中書然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

安懿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誨等因激納御史告
敕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上以御寶封告敕遣内侍陳
守清趣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勅
猶居家待罪

吕中曰人之言曰濮邸有議當以稱親為非稱伯為
是愚謂稱親固非矣稱伯亦未安也程子曰為人後
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
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廢易也然所
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
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
之親疎而皆為齊衰朞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
與諸伯叔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修稱親之義

其失禮固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爵但加朞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稱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于大統无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

純仁又獨奏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未嘗預聞朝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寮苟欲遂非掩過且三代未嘗有母后詔令施于朝廷者秦漢以來母后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寢前詔凡係濮

王典禮陛下自可采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于長君之朝也韓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禮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上問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以臣等為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誨罷侍御史知雜事知蘄

州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知休寧縣　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　殿中丞蘇軾直史館上在藩邸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令驟用之適足累之也且近例當召試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軾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試而命之他日歐陽修具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之意乃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　三月己未彗星晨見

于東壁長七尺許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傳堯俞侍御史趙鼎趙瞻自契丹使歸以嘗與吕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堯俞辭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前今誨等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上數諭留堯俞等堯俞等終求去乃以堯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　司馬光言陛下至公初無過厚于私親之意今忽聞傳堯俞等三人相繼皆出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葢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

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胷臆伏望陛下出癸辰鑑否
見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不從光又奏臣與傅堯俞等
七人同為臺諫官共論典禮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
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
四奏卒不從　辛巳彗昏見于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
壬午孛于畢如月　夏四月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
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紀傳之體
文字繁多竊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

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書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　司空致仕宋庠卒庠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沈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

弗為也　殿前都虞候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自逵始于是知制誥邵必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弗聽或以咎韓琦琦曰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逵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己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逵知諫院邵亢御史吳申呂景交章論逵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五月詔在京文臣知雜御史以上武臣觀察使以上每歲

舉幕職州縣官充京朝官二人今後並罷　是月彗行至張而没彗之未没也言者多以為憂或告韓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為乎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劉庠為監察御史裏行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意合故命以言職　贈太常禮院編纂禮書蘇洵光禄寺丞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洵與安石游而安石亦願交于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洵獨不往作辨姦一篇畧曰今有人口誦孔

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洵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

信張方平嘗論洵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

吕中曰司馬温公嘗嘆先見不如吕獻可然獻可疏安石于參政之時不若吴奎唐介已見于熙寧初召之日吴奎唐介見于熙寧又不若蘇老泉見于嘉祐也然安石之心不惟諸公知之仁祖先知之矣蓋安石之法可以用之一縣而不可行之天下安石之才可以備侍從獻納之選而不可以為參政宰相者也

壬子改清居殿曰欽明召直集賢院王廣淵書洪範于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為朕方屬大事豈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遂進景論七篇明

日復召對延和殿謂廣淵曰景以三德為馭臣之柄尤為善論朕遇臣下常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斷此屏置之坐右豈特無逸之戒也　秋七月甲寅屯田員外郎吴申為殿中侍御史自傳卞議濮王事稱旨劉庠及申私論與卞恊故相繼並居言職　八月己亥龍圖閣直學士吕公著知蔡州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又請追還吕誨等旹不從即稱疾求補外官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内侍敦諭又數令公著兄公弼勸之公著

起就職才數月復上章請出而有是命　九月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曾有以內庭爲言者上疑之卞曰眞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此爾詔卒如卞請　是月夏國主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又寇柔遠寨諒祚中流矢遁去鄜延經畧安撫使陸詵言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即止其歲賜銀帛牒宏州問故而諒祚果大沮乃報言邊吏擅

興兵行且誅之　冬十月丁亥詔今禮部三歳一貢舉進士以三百人為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　同簽書樞密院事郭逵為陜西四路沿邉宣撫使兼權判渭州自吕餘慶以參知政事權知成都府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　甲午詔宰臣參知政事舉才行士可試館職者五人先是上謂中書曰水潦為灾言事者多云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之路太狹上曰如何修曰往時入三館有

三路今塞其二矣上曰何謂三路修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有不十年即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之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館閣缺人與試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所謂進賢路太狹也上嘉納之故有是詔于是韓琦曾公亮歐陽修趙

槩等所舉蔡延慶夏倚凡二十人上皆令召試　十一月戊午上不豫至十二月先是上久服藥一日宰相韓琦等問起居退顥王出寢門憂形于色顧琦曰柰何琦曰願大王朝夕勿離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王感悟去上自得疾不能語凡處分事皆筆于紙辛丑上疾增劇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書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顥王也煩聖躬更親

書之上又批于後曰潁王頊琦即召學士草制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上憑几出數語方平不能辨因請進筆上書來日降制立某為皇太子十字所書名不甚明方平又進筆請之上再書潁王二字又書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上既用輔臣議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間亦不能無動也

丁未治平四年春正月庚戌朔大風霾　丁巳上崩于

福寧殿神宗即位　二月龍圖閣直學士韓維陳三事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謹重上嘉納焉

呂中曰寛仁之主常失之不為剛果之君常過于有為是時安石未召也而維之言及此矣觀仲淹在慶歴之時獨以為事有先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況當神宗有鋭然必為之志乎

壬辰手詔曰朕甞侍先帝恭聞徳音以舊制尚帝女者輙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朕恭承遺旨敢不遵行下

中書門下議降詔有司以發揚先帝盛德于是令陳國長公主行見舅姑之禮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行見舅姑之禮自此始　三月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陶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陶入對便殿上引書咸有一德諭陶曰朕與卿一心不可轉也問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斥佞人任正士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藝以汰冗兵　權知貢舉司馬光等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

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等並賜及第第三等賜同出身勑下貢院放榜　壬申參知政事歐陽修為觀文殿學士刑部郎中知亳州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同修未嘗不力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一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

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修亦嘗誦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既出守遂連六表乞致仕不從修年才六十也　癸酉樞密使禮部侍郎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日上嘗語以追尊濮王事與漢宣帝異奎對曰然宣帝大臣所立豈同仁宗能以義立先帝追尊事誠牽私恩上深然之又言此為歐陽修所誤奎對曰韓琦于此事亦失衆心他日奎進言帝王所職惟在別判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

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　閏三月甲申夏國主諒祚遣使來獻方物謝罪　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　庚子詔布告内外文武羣臣若朕知見思慮之所不及至于朝之缺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宜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

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召不起或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

罷業宜膺大用不敢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臨事迂闊且護局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公亮熒惑聖聽癸卯詔王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　慶歷中嘗詔宰臣賈昌朝凡軍國機務及沿邊兵馬事知州鈐轄宜同樞密使陳執中參議自後寢廢至是復之　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呂公著並為翰林學士光累奏固辭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

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上遣內侍強光受誥光拜而不受詔趣光入謝光入詔以誥置光懷中光不得已乃受它日上問王陶曰公著及光為學士當否陶曰二人者臣嘗論薦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夏四月殿中丞唐淑問為監察御史裏行上諭曰朕以家世用卿卿當謹家法人臣病外交陰附卿宜自結主知比言者尚抉剔細故以為能濁亂人聰明無益也論事必務大體乃為稱職淑問介子也　先是詔陝西沿邊宣撫使

郭逵赴闕御史中丞王陶斥逵乃文彥博之走吏范仲淹之弄兒上初許罷逵尋復止之以手札諭陶等曰先朝用逵今遽罷之是先帝有任人之失也朕為人子必不可彰父之過朕寧負暗于知人之責耳　辛酉詔內外官所上封事委翰林學士丞旨張方平學士司馬光詳定利害以聞　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勅常朝日輪宰臣一員押班尋常多據引替官稱宰臣更不過來竊慮上項編勅儀制別有衝替伏乞明

降指揮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又不報陶遂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專恣等事為諭其略曰忽千官瞻視之庭蔑如房闥𦓖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山

呂中曰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似其心實異天下之人惡權臣之專重臣亦不容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有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無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不類亦過矣國家置臺諫以察政府固所以防權臣然韓琦之在當時乃重臣非權臣也宰相不押班其事久矣王陶遽劾其專權何哉

甲子韓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屢請罷不許遂在告不出上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與王陶兩易其職丁卯光入對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罷言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誥已進入而陶學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　戊辰參知政事吳奎趙槩堅請絀陶于外上不許請復授羣牧使許之既而上直批送中書以陶為翰林學士時宰相去位奎即

具奏曰閏月以來寒暄不節暴風屢作今兹時雨愆亢螟螣孽生過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今乃挾持舊恩排抑端良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非是始于二臣今若又行内批指揮陶翰林學士乃是由其過惡更獲美遷天下待陛下為何如主哉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内外大臣典布四體臣輙違制旨亦乞必行典刑已巳奎遂稱疾乞罷上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復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侍御史吴申奏故事御史中丞

因言事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臺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罷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舊供職并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其五罪上以手札賜知制誥知諫院邵亢趣進入陶學士詔亢遂言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庚午上批付中書王陶吳申吳景過毀大臣王陶知陳州吳申吳景各罰銅二十斤吳奎位在執政而彈劾中丞以手詔為內批三日不下除知青州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光復奏

外議皆以為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葢由奎之名望素重
于陶臣愚欲陛下且留奎在政府上不懌先是上封陶
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門至則
可縛臣以去矣上為之動辛未公亮入對懇請留奎上
許之使復為參知政事奎既復位邵亢更以為言上手
札諭亢曰此無他欲起堅卧者耳堅卧者葢指琦也初
建東宫英宗命以蔡抗為詹事琦固薦陶文彦博私謂
琦盍止用抗琦不從及琦為陶所攻彦博謂琦曰頗記

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晩真宜受撻　癸酉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誥奏疏曰臣蒙陛下委以風憲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仁宗時臣初為諫官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于是願陛下勿以為迂闊

試加審察　五月甲辰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爲殿中侍
御史裏行從翰林學士王珪范鎮之薦也英宗初立唐
英上謹始書言爲人後者謂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
事公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次黜逐珪鎮
謂唐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　乙巳置寶文閣學士直
學士待制以翰林學士吕公著兼寶文閣學士右司郎
中邵必爲寶文閣直學士先是公著與必同編集仁宗
御集藏寶文閣故因授以此職　御史吳申言乞自今

內外官並令久任非經三載不得遷移以合堯舜考績之法　六月己未遣官于永泰景陽通天安肅四門賑濟河北流民米司馬光言如此處置欲為恤人之名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監察御史裏行唐淑問亦以為言乃詔四門給米盡六月止仍曉諭以河北近得雨令歸本貫不願歸者勿強又令河北轉運司約束州縣倍加存恤　同知諫院傅卞為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龍圖閣直學士趙抃知諫院既見上謂曰卿匹馬入川以一

龜一琴自隨為政簡易稱是耶人言抃常獨處室中惟有一龜對之效其服氣故也前此自蜀還者多歷省府官大臣以為言上曰用抃為諫官賴其言爾儻欲大用何必省府乎抃獻䟽言任道德委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機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吕誨傳堯俞范純仁吕大防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復論五費謂宫掖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費多見納用　辛未詔逐路轉運司遍

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寛減者實封條析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産于官戶者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于本等戶欲望下哀痛之詔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聞委侍從臺省官集議使力役無偏重之害役法之議始乎此　陝西轉運使薛

向言知青澗城种諤招西人朱令陵最為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夸示諸羌誘降橫山之衆詔增給田五頃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陳禦邊五利一曰任將帥以制其衝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絶利源以弊其國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疏奏英宗稱善嘗置諸左右上見而奇之會邊臣多言橫山族帳可招納者是日召向入對凡向所陳計策上皆令勿語兩

府自以手詔指揮　知汀州周約進桐板二片其木成文有天下太平四字賜奬諭付史館　乙亥御史張紀言近歲以來百司庶務多稟決于中書臣謂政府不當侵有司之職有司亦不當以細務汩政府詔中書樞密院應細務合歸有司者條析以聞後中書具三十一事樞密院具六十二事皆歸之有司　秋七月戊寅御史張唐英言河北安撫使陳薦乞留知磁州程珦再任夫進能退否使者之職然不加考察則賢否混淆臣願下

薦其珣治狀而任之庶不失實中書言薦曽言珣廉勤而刑獄詳平此為實效遂如薦請令珣再任　庚辰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言本朝典禮循唐之舊真宗仁宗皆祀于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享明堂伏請以英宗配詔恭依　上初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罷内職獨勾當御藥院高居簡等四人留如故司馬光疏言居簡性資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上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閏閫小臣何繫山陵先後舜去四凶不為

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上從之癸巳高居簡為供
備庫使罷御藥司馬光累劾居簡言與居簡難兩留求
外郡請對時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來矣呂公弼曰陛
下欲留居簡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簡居簡内臣光中
丞願擇其重者光因曰凡左右之臣不須才智但令謹
朴小心不為過斯可矣　乙未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
校集賢院書籍惠卿與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薦其才于
曾公亮公亮遂舉惠卿館職　丙午文州曲水縣令宇

文之邵上書之邵爲曲水令歲飢轉運使以輕薄絹高其賈使縣配賣之邵言縣有戸九千六百而役于公者二千五百可耕之田無幾不可以重困之拂轉運使意及上書不報之邵曰吾不可仕宦乃以太子中允致仕退居十五年卒年五十五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禄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于之邵見之　八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辛亥司馬光言臣竊聞陛下好令内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切以爲非宜

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于不知哉今深處九重之內詢于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　初張方平司馬光等受詔詳定內外所上封事既奏上又令中書參議光對延和殿言封事善者在陛下決行之上曰大臣多不欲行光曰陛

下詢芻蕘以廣聰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上曰如有言無行何光曰然不知言無以知人要面詢仍試以事則真偽自辨矣癸亥詔詳定封事所奏如其中有商量不同或難行者可召詳定官赴中書問難令述利害以進　巳巳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曽公亮對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上曰誰為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懌

呂中曰國家自建隆以至治平猶一陽之復而漸進于正陽之月也自熙寧以至靖康猶一陰之姤而漸進于純陰之月也熙寧之初其陰陽升降之會歟曽公亮因地震之變而進陰陽之說愚以為小人之陰夷狄之陰皆胚胎于此矣

癸酉葬英宗于永厚陵　是月判河陽富弼上疏曰帝王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使小人參用于其間則千官百職莫不得人矣陛下勿謂所采既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當防姦詐小人惑亂聖聽姦

謀似正詐亂似忠疑似之間不可不早辨也　九月乙酉祔英宗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英之舞　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石為翰林學士上嘗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實高出于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闊上弗信于是卒召用之　韓琦數因入對懇求罷相辛丑特授琦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上諭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垂涕稱謝擢琦子忠彥秘閣校理端

彥為光禄寺丞琦乞令忠彥赴試而命之　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為參知政事方平在翰林上所草詔上手詔褒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書訓誥無以加也　趙抃為參知政事抃嘗密奏臣僚有被謗于外始疑而終釋者有詭說于前初惑而卒明者願陛下察其言觀其行取有挾情論奏懷護罔上屏之遠方罪在不赦手詔曰卿政事之餘能時以經義啟沃苟非博達治理誠節內固何以

臻此指意汎逺罔究所謂藥非瞑眩厥疾弗瘳宜不憚煩悉陳覼縷抃復具奏上嘉納之　三司使韓絳權知開封府邵亢並樞密副使先是薛向种諤言蕃部嵬名山有歸附意壬寅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趙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邊事上曰此外人妄傳耳光曰陛下知薛向之為人否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事耳光曰錢穀誠知之邊事則未知也又言張方平文章之外姦邪貪猥上曰有何實狀光曰請言

臣所目見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輙紛紛非
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
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
知之上曰吴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結宰相與
結人主孰為賢光曰結宰相為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
主趣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用
光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采擇小臣豈敢與聞然居易
以俟命者君子也由逕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

君子不當用小人也　癸卯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滕甫權御史中丞光言臣昨論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不足采向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乞盡令檢取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論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光等告敕下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具奏封駁上手詔諭光曰適得卿奏換卿禁林復兼勸講朕以卿經術行義

為世所推令將開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蔵遺鈌故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還者葢不知此意耳于是取告勅直付閤門趣光等令受公著亦具奏朝廷既以臣言不當當顯行黜責其所降勅告亦須經由本司葢臣雖可罷而此職終不可廢他日登對上獨留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嘗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闊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

人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冬十月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上親製序面賜光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先是种諤奏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横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以故首領嵬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庚申入綏州壬戌入銀州嵬名山所部族帳悉降諤尋得罪去權發遣秦州李師中言夏人方入貢徒起釁端無益于事

十一月丁丑文彥博等曰諸路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所宜審擇其人久于其任又曰兩府堂陛之重亦當久任使其下不能傾危乃可立事韓絳曰漢王嘉以為二千石尊重難危乃可使下況堂陛之勢也　戊寅詔令御史臺每遇起居日令百僚轉對丙戌手詔曰故事二府初拜各舉所知者三人自今宜各言其人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副朕為官擇人之意

韓琦判相州上諭以嵬名山事欲令琦暫往相州却

來永興經撫西邊丙戌改命琦判永興軍兼陝西路經略安撫使賜手札趣令治裝琦即奏曰薛向始議招誘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种諤擅取綏州環慶李肅之領衆七千破蕩族帳涇原蔡挺又欲合環慶兵直趍興靈帥臣肆意妄作取怨戎狄臣朝夕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算願召二府大臣早決之　丁亥詔宜令天下州軍各上所轄縣令治狀優劣其條約令考課院詳定以聞

乙未詔令內外兩府兩制文武三司副使武臣正任

以上臺諫諸路監司于京朝官使臣幕職州縣官內各舉所知二人見任兩府三人或恥于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微累遂廢周行者咸以名聞　已亥新知澶州向傳範改知鄆州諫官楊繪言傳範后族不當領安撫使無以杜外戚僥求之源上曰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干請也繪又嘗言宰相不當用其子判鼓院上謂滕甫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于事甫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

事上悟爲罷之　上諭樞密院曰近有投匭者言知永寧軍魏康用公使錢興販收利因咨嗟久之曰何以使官盡得人文彦博曰朝廷擇轉運使轉運使檢察州縣吏則庶幾得人也邵亢曰政治之本在于得人若官得人雖無法事亦自舉苟非其人雖法容無補于事上曰將帥最難得人唐三百年中惟一郭子儀耳又曰漢元好儒而史稱孝元之業衰焉何也亢曰漢元之患在優游不斷不在好儒也　十二月丙寅手詔曰獄者民命

之所係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多其具為令提點刑獄歲終會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檢察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　是月韓琦至長安初辭向賈逵等議欲留綏州詔琦度其可棄可守以聞已而西人誘殺楊定等琦即奏賊令若此綏州不可棄也諒祚戰數敗國中饑困將求和而諒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琦因奏當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樞密使文彥博呂公弼恥于中變督促棄州如初琦亦條陳不已

上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乃

詔綏州如琦議

宋史全文卷十